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為說說乃和也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為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方君子道長之

時聖人為之誠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
不至于滿極則无凶也
愚曰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此三句言臨之
卦爻有此三善也剛長是二陽浸臨四陰剛自一
而二長必以浸則進不驟矣說而順是兌上臨坤
坤下臨兌內體和說外體柔順則行不暴矣剛中
而應則單說九二六五之相臨二居中以剛而應
乎五五居中以柔而應乎二則德不偏矣大亨以

吉者各隨其時也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

愚曰臨有應者為咸咸感之无心者也初以說而感乎四四以順而應乎初剛柔感而相臨故曰咸臨然初與四處兊坤之下俱不中正故言貞吉戒其感或不以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程子曰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于六五中順之君其

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蹠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

臣是能倚任于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于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于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于賢才非道

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朱子曰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内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嚴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子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于天下也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無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

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俗設教為民觀也

愚曰風行地上無所不徧先王體之為省方之制如虞之巡四岳周之巡狩王制言巡狩之禮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此省方觀民設教也省方象風之行觀民設教象風行於地

愚按此爻伊川謂居遠於陽觀見淺近如童稚然但爻辭只言童觀不言遠近止合於童字上求其義況童稚之人縱近九五所見豈能遠大如童蒙非不居五只是童蒙此蓋言六以陰柔識闇居坤之始所見不大如童稚焉然在小人則不足咎何者小人可使小知而已在君子則吝道也何者君子成德之人自當識見廣大豈可與童稚一般見識象云小人道也辭雖指小人意却屬君子小人

平生以卜自己之進退我生而道全德備歟其為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孟子我生而一善未備其為吾斯未能信之漆雕開雖一進一退之未決而象以為未失道者謂處三之能審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程子曰觀莫明于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

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于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廷輔戴之以匡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効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王朝則謂之賓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

禮之士而未受祿亦賓之詩燕羣臣曰嘉賓周官曰以賓禮賓之此之謂也象曰尚賓尚尊也義則君臣情則賓友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程子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未能免于咎也我生出

愚曰我者内辭也其者外辭也上居觀道之成故
又觀民之生以驗已之教化人皆君子也而後无
咎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後為太平之世我可以
免咎矣象曰志未平平𤄊也觀之君子不以一身
為君子自足而欲天下皆君子而後愜志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二

元 趙采 撰

䷔ 震下離上

程子曰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

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朱子曰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于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

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唯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程子曰頤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為害

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

乾坤等判雜而有分故曰剛柔分以卦言震在下而動離在上而明震動離明並行不悖故曰動而明以象言震雷也離電也雷動電明剛柔相文合一而成章故曰雷電合而章何謂歸諸五以贊用獄之人此成卦在九四四互坎坎為律為棘獄象也六五以柔得中而行九四之上下據九四之坎用獄也然以柔居中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者則以治獄无若威明柔中之為利也蓋獄事以威明為

用以恕為主雷電合而章威明也柔得中而上行
恕也明而不恕不如不明若專用威則申韓之慘
刻矣彖所以言利用獄在柔得中之後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程子曰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
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
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
也

愚曰重卦皆兩象或有先言上象者山下出泉蒙之類是也或有先言下象者地上有水比之類是也惟雲雷屯雷電噬嗑雷電皆至豐風雷益雷風恒不以先後上下言蓋風雲雷電此四者有氣无質有聲无形來莫知其始去莫知其終聖人未嘗强別之也伊川疑此文互文公以為倒兩字皆未允夫雷威電明一時並至天所以去萬物之梗體其明以明罰體其威以敕法先王所以去萬民之梗

文公云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同而少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法了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日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卦威在上明在下是用罰之時明見下情曲折方得故云折獄致刑此是從上卦說下來若從下卦說上去則噬嗑是動而明是動而刑人須要明故言明罰勑法豐是明以動是明見事情了方動故言折獄致刑二義參互而其義始備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程子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于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无咎繫辭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于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于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

以為無陰陽之位陰陽係于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戒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于惡也

朱子曰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

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愚曰卦中言滅趾滅鼻滅耳宜同一義而伊川於滅趾滅耳言傷滅之滅于滅鼻言滅沒之滅文公本義滅鼻云傷滅之滅見得噬膚安得傷鼻是沒其鼻為正三字均滅沒之滅也校木械也屨校械其足也古者五刑皆肉刑肉刑有斬左趾右趾施之得其當故小懲大誡懲一勸百人知畏而不敢犯趾者一動之初也聖人用刑于其一動之初而遏

之非有咎也

朱子曰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

愚按腊肉文公謂全體骨肉之堅韌難合者噬之亦以其為間而當治者但六三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反遇其毒故小吝然彼本當治故无咎看來遇毒只是逢其毒不是被其毒故小吝若已

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徳剛直爲得剛直之道
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
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
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
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爲善凡言未光其道
未光大也戒以利艱貞葢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朱子曰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用周禮獄訟入鈞金
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

辜矣既得其矢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矣然其
利艱貞而後吉者曽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象又曰未光豈欲刑期无刑而後光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程子曰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于四之噬胏
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于下其勢易也在卦
將極矣其為間甚大非易嗑也故為噬乾肉也得黄
金黄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

愚曰此爻坤爲黃乾爲金故有此象乾肉文公謂
難於膚而易於腊與胏黃是中色黃金又金之中
者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刑人而无不服得黃
金與得金矢各别九四是司寇聽獄訟必要鈞金
束矢之兩全治其詳者也六五是人君聽司寇所
上之獄訟只要得中更不用乎矢故惟言黃金治
其要者也大臣盡剛直之義以聽訟人君極剛中
之明以宥刑用獄之道盡于此矣然亦貞厲而後

無咎以見用刑之誠重也或曰用刑言噬何也曰此聖人深意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不争則无訟令物至於噬而後合德已衰矣噬之當也猶愧乎無訟矧噬之有不當者乎故六五曰貞厲而僅得其當以无咎亦猶九四之未光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程子曰上過乎尊位無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

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誡聽之不明也

愚曰校在頸曰何屨校不懲至于此極没耳而凶自取之也滅耳刵刑也象以滅耳為聽不明蓋耳目聰明則知義理而不犯刑法令何校至于滅耳

為聰不明聞善言而不用也噬嗑六爻初上為受刑之人四爻皆以噬言用刑者也然噬者不過乎肉骨盇以頤中梗塞之物亦不過乎肉骨也頤是齒上下兩旁不是咽喉故可噬而嗑若咽喉中有梗則不可噬而嗑死亡隨之矣聖人去讒邪強梗之間只當在梗頤之時若待其梗咽喉則无如之何矣此又噬嗑之餘意

離下艮上

程子曰序卦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

愚按伊川謂合則必有文賁所以次噬嗑也葢有物爲間之時正在憂患如何與得文明之治今既

是就已畫成底卦上面取象說出所以本義既說
賁自損來自既濟來又說是節卦變則先儒云賁
本泰亦自說得蓋泰上坤下乾陰陽正交今賁于
泰交中又交焉坤之柔下來六二以文乾之剛則
下卦陽質而陰章也乾之剛往升上九以文坤之
柔則上卦陰質而陽章也以文下逮居中得正故
極亨通以文上升無位失正故止獲小利内體文
明故可以攸往外體艮止不可尚往故小利有攸

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子曰山者草木百物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無敢

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愚曰古人謂草木之文為賁湯誥曰賁若草木山有草木固已為文而下又有火照燭之則其文著明庶政離明也无敢折獄艮止也庶政雖明猶无敢折獄何也葢噬嗑之後王化方新亦不宜果敢用刑只當修明庶政寛恤刑罰周禮刑新國用輕典便是此意

也是之謂義初以徒步為賁上以白賁爲无咎始

終懼其文飾而喪其實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程子曰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

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于物者不能大變

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

也動止唯繫所附猶善惡不由于賁也二之文明唯

為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

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係所附也猶加飾于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愚曰此爻先儒以須為髭非也易以上為首初為尾正例也唯三居下卦之上亦得為角唯四居上卦之下亦得為尾變例也二在咸艮為腓在明夷為股非鬚之位若以賁趾為並則何不並濡如儲如哉須只當作須待之義賁之六爻以剛柔相錯為文初九六四相應而為文二與三五與六相近

而為文也今二以柔中之德與五无應須待九三與之俱起故曰與上興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須之義乎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程子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

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于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為賁之盛也飾而不常且非正則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貞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愚曰九三居離之上文極矣又以陽居陽立乎二陰之間伏坎故賁而至于濡潤此文之潤色者然必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賁須當守以正大大凡

有文之人自為人所重而象乃曰終莫之陵者葢文士雖為人所愛亦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彩終為人所薄者以不正故也此爻教以永貞之吉者欲其文明以正正則文不勝質文質彬彬人莫之陵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

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睹如睹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己之所乘與動于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于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雖為三寇讎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

決矣尚何尤焉嗟夫挽士以信不以疑以實不以文茍徒相與致飾于外而情實虧焉安能保其終合而无尤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朱子曰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又曰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戔

秋卒能貢于萬世要之斯文興喪皆天也非人所
能為也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乾隆御覽之寶